摩尼教占卜书中的东方传统
——吐鲁番中古波斯语写本 M556 再研究

胡晓丹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 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文中古伊朗语法术文书数量较少,绝大部分以中古波斯语写成,多为符咒。而其中一件文书,不论是从外观,还是内容上都显得尤为与众不同,就是附有插图的摩尼文中古波斯语占卜书残片 M556。这件占卜书反映出摩尼教在东传过程中对东方法术传统的学习和吸收。

关键词: 吐鲁番文书;敦煌文书;摩尼教占卜

中图分类号:K 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0)01-0130-08

吐鲁番出土的中古伊朗语摩尼教文书中,经典文献和赞美诗是数量最多的文献类型,其副本多,抄写规范、工整,因而释读难度较小,是最早开始被刊布的文书类型。法术文献的释读却面临着一些语言学上的困境:首先是语法上的特殊性,如外来语的影响或特殊的句式的使用;其次,法术文献往往有拼写的讹误;不仅如此,摩尼教作为一个世界宗教,其传教活动跨越的时空范围广,在宏大的时空范围中吸收了各种来源的知识,源自各种复杂的文化背景的引文、借自外来语的罕用词都进一步加大了其语境的理解难度。正是由于释读难度大,法术文献成为摩尼文中古伊朗语文献中最晚开始被刊布的类型。

摩尼教中古伊朗语法术文献最早的研究成果是恒宁(W. B. Henning)在 1947 年发表的《两件摩尼教法术文献》一文。在这篇论文中,他对摩尼教中古波斯语文书 M781①和帕提亚语文书 M1202 进行了探讨②。在他看来,与经典文献相比,法术文献等更通俗的文献,是研究地方宗教对摩尼教所产生影响的更加理想的素材。恒宁巧妙地选择这两个示例来展示摩尼教法术文献所呈现的一西一东两种风貌,暗示出这两件文献代表了摩尼教文献层垒的形成过程中不同的历史阶段。

到目前为止,除上述两件文书以外,已经刊布的摩尼教中古伊朗语法术文书还有:中古波斯语符咒 M389、M8430 I③、M5568、M1606、M4625、M5646、M7917、Ōtani 6207 及中古波斯语占卜书 M556④。总体

收稿日期:2019-01-10
作者简介:胡晓丹,女,四川广安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

① 本文所用文书编号缩写如下:Ch=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藏汉文文书,M=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藏摩尼文文书,MIK=德国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藏文书,Ōtani=日本大谷探险队收集品,P.=伯希和收集品,S.=斯坦因收集品。

② W. B. Henning, Two Manichaean Magical Text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12 (1), 1947, pp. 39-66. 徐文堪、马小鹤两位先生曾在恒宁等西方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将 M1202 的内容进行汉译,提出该文本包含了犹太教、基督教、摩尼教、佛教和伊朗文化因素,并对宗教与巫术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见徐文堪、马小鹤《摩尼教"大神咒"研究:帕提亚文文书 M1202 再考释》,《史林》2004 年第 6 期,第 96—107 页。最近,亦有学者以恒宁所讨论的 M781、M1202 为切入点讨论了吐鲁番摩尼教符咒与霞浦文献中相关法术文献之间的关系,见尤小羽《摩尼教符咒从波斯到阿拉伯和中国福建的流传》,《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2 期,第 110—117 页。

③ D. Durkin-Meisterernst, The Apotropaic Magical Text M389 and M8430/I in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ram periodical*16, 2004, pp. 141-160. E. Morano, Manichaean Middle Iranian Incantation Texts from Turfan, in: D. Durkin-Meisterernst, S.-C. Raschmann& J. Wilkens etc. (eds.), *Turfan Revisited -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2004, pp. 221-227.

④ 除 M556 以外的文书,参看 E. Morano, Manichaean Middle Iranian Incantation Texts from Turfan, pp.222-227. M556 见 C. Reck& W. Sundermann, Ein illustrierter mittelpersischer manichäischer Omen-Text aus Turfan,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27, 1997, pp. 7-23. 此外,还有一件尚未刊布的小残片 M341b。

来看,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文中古伊朗语法术文书数量较少,绝大部分以中古波斯语写成,多为符咒。而其中一件文书,不论是从外观,还是内容上都显得尤为与众不同,这就是由宗德曼(W. Sundermann)与芮柯(C. Reck)共同刊布的附有插图的摩尼文中古波斯语占卜书残片 M556①。

出土文献研究最大的魅力和挑战就在于其历史语境的还原。M556 是目前已知唯一的带有插图的摩尼教中古伊朗语法术文书。对于这样一个特例,应如何选择参照系进行研究? 传统上,平行文本的比较研究是处理汉语文献和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其他语言文献的主流研究方式。但它很大程度依赖于传世文献中所保存的样本的丰富性,在处理稀见文献、实用文书上有着明显的局限——当作为对比项的两类文献都极其稀少时,要找到一组可以进行比较的样本堪称“无米之炊”。文化信息在不同文化圈之间的传播与交融绝不止翻译一种途径,汉语文献和非汉语文献之间的关系也绝非原本和译本这样简单的线性关系。两者之间除了共通性,还有异质性,这是充满兴味的另一个侧面,凸显出西域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并存、交融的时空的独特魅力,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语言的差异所导致的文体的“不兼容”。以摩尼教赞美诗中最常见的“字母离合赞美诗”(abecedarian hymn,亦称 alphabetical acrostic)为例,这种文体的基本特征是,全诗每个诗节起首第一个词的首字母按摩尼文字母的顺序排成一个完整的字母表。汉语不是一种字母语言,因而摩尼教徒无法用汉语创作字母离合赞美诗。不仅如此,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群甚至难以理解这种与字母语言本身的特性密切相关的文体,及其所代表的摩尼教等宗教利用“神圣字母”作为传教手段的逻辑。中古伊朗语(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的“字母离合赞美诗”被编译成汉语之后,其原本的文体特征和传教功能掩盖于汉语诗偈的外壳之下②。另一方面,摩尼教徒也试图运用汉语固有的文体来嫁接摩尼教的中古伊朗语诗歌传统。这种情形反映出汉语文献与非汉语文献之间复杂的共生关系,要求我们转向更加综合性的研究方式。在文本信息有限的情况下,结合装帧形式、页面布局、字体风格等方面所揭示出的写本产生和使用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把每个残片视为一个信息复合体,以写本学、文献学、语文学等多种工具来层层抽剥出其所承载的不同维度的信息,探索更加立体的研究方式。

一、M556 的写本学探讨

发现于敦煌、吐鲁番的摩尼教写本有着多元的面貌——在文字上,使用摩尼文、粟特文、如尼文等多种文字;装帧上也有西式书本(codex)、贝叶装和卷轴装三种形式。而使用摩尼文的写本全部出自吐鲁番,主流装帧形式为西式书本。这些西式书本有大有小,形态多样,古乐慈(Z. Gulácsi)以十项基本元素为指标,将这些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西式书本按尺寸大小分为五类。这些基本元素包括:页面(指完整的书页)高度、宽度、高宽比、行间距、字母高度、栏宽、上缘宽度、外缘宽度、下缘宽度、内缘宽度。她指出,这些元素之间大致有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只要保留了其中三项,就可以基本复原写本的规格③。她所划分的五类规格分别为:特小本(书页高度 5 至 14 厘米,宽度 3 至 14 厘米)、小型本(高 15 至 22 厘米,宽 7 至 12 厘米)、中型本(高 23 至 33 厘米,宽 13 至 18 厘米)、大型本(高 31 至 50 厘米,宽 19 至 30 厘米)、特大本(高超过 50 厘米,宽超过 30 厘米)。这五类规格的具体参数如下表所示(单位:厘米;字母高度和行间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其余项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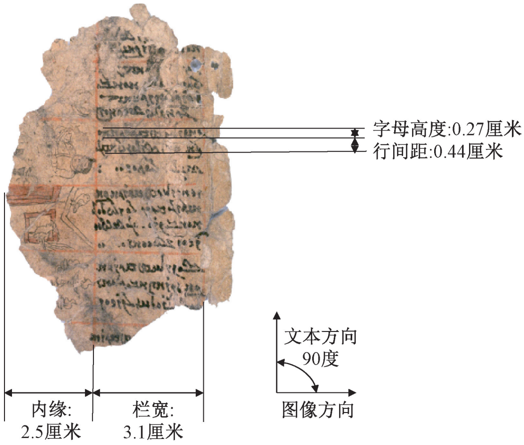
① C. Reck& W. Sundermann, Ein illustrierter mittelpersischer manichäischer Omen-Text aus Turfan, pp. 7-23.

② 参见拙文:X. Hu, The Reconstruction of an Abecedarian Hymn Cycle in the Chinese Manichaean Hymn-scroll,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168(2), 2018, pp.437-464.

③ Z. Gulácsi, *Mediaeval Manichaean Book Art: A Codicological Study of Iranian and Turkic Illuminated Book Fragments From 8th-11th Century East Central Asia*, Leiden: Brill, 2005, p. 80.

摩尼教西式书本规格统计表①

	特小本	小型本	中型本	大型本	特大本
高	5. 0-14. 0	15. 0-22. 0	23. 0-30. 0	31. 0-50. 0	超过 50. 0
宽	3. 0-14. 0	7. 0-12. 0	13. 0-18. 0	19. 0-30. 0	超过 30. 0
高宽比	0. 7∶1-3∶1	1. 7∶1-2. 4∶1	1. 6∶1-1. 8∶1	—②	—
行间距	0. 30-0. 35	0. 30-0. 67	0. 40-1. 00	0. 82-1. 00	1. 2-2. 5
字母高度	0. 10-0. 20	0. 10-0. 22	0. 15-0. 40	0. 35-0. 50	0. 80-1. 70
栏宽	1. 8-8. 1	4. 0-8. 0	8. 0-12. 0	约 20	超过 25
上缘	1. 4-3. 2	2. 9-3. 2	3. 4-5. 9	约 7. 5	—
外缘	1. 0-3. 2	1. 2-3. 2	3. 1-4. 6	约 5. 5	2. 4
下缘	0. 8-2. 3	约 2. 4	2. 6-2. 8	约 6. 0	2. 6
内缘	0. 3-1. 4	0. 5-1. 5	0. 6-2. 4	约 4. 4	2. 0



M556 基本元素示意图③

MIK III 4967a 正面、背面④

在古乐慈所罗列的十项指标中,M556 所保存的三项指标分别为:栏宽、字母高度和行间距。残片整体宽 6. 5 厘米,高 10 厘米(案:此“高”“宽”不同于古乐慈所指的完整书页的高、宽),栏宽 3. 1 厘米,字母高度 0. 27 厘米,行间距 0. 44 厘米。栏宽落在“特小本”的区间,字母高度和行间距在“中型本”的区间。直白地说,就是这个写本字大栏小,不合通例。另外,古乐慈曾总结,摩尼教西式书本插图中人物的头部总是指向书页的外缘⑤。据 M556 上的人物头部的指向,插图所在的部分应该是书页内缘,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插图部分的宽度已经超过了“中型本”内缘宽度的上限。另一方面,插图若位于书页内缘,既不易于装订,亦不便于阅读。

---

① 笔者汉译,原表参见:Z. Gulácsi, *Mediaeval Manichaean Book Art*: *A Codicological Study of Iranian and Turkic Illuminated Book Fragments From 8th-11th Century East Central Asia*, p. 77.

② 大型本和特大本的样本稀少且残损严重,因而有的指标无法复原,参见 Z. Gulácsi, *Mediaeval Manichaean Book Art*: *A Codicological Study of Iranian and Turkic Illuminated Book Fragments From 8th-11th Century East Central Asia*, pp. 78-80, 82-83.

③ 笔者绘制,M556 图片素材来源:http://turfan.bbaw.de/dta/m/images/m0556_recto.jpg。

④ Z. Gulácsi, *Manichaean Art in Berlin Collections*, p. 125.

⑤ Z. Gulácsi, Rules of Page Arrangement in Manichaean Illuminated Book Fragments, in: R. E. Emmerick, W. Sundermann& P. Zieme (eds.), *Studia Manichaica. IV. Internationaler Kongreß zum Manichäismus*, *Berlin*, 14.-18. *Juli* 1997, Berlin 2000, pp. 295-296.

M556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单面书写。吐鲁番所出的带有插图的摩尼文写本中,仅有两件是单面书写的。除 M556 之外,另一件单面书写的摩尼文写本残片是 MIKIII 4970b(3.5 厘米×5.6 厘米)。其上保留了一个交脚而坐的男性形象。古乐慈认为这个男性形象没有穿着典型的摩尼教僧侣的服饰,因而并非摩尼教教团成员,他应是一个神祇或历史人物①。这个残片上所保存的文本很少,仅帕提亚语的'xšynd'n"王子们"一词②,因而可以推测残片原为一个西式书本书页外缘的残余部分。但 M556 现存部分比 MIK III 4970b 大得多,且保留了比较多的正文,绝不是书页的边缘。古乐慈提出一种可能性,即整个书页属于未完成的状态,空白的另一面尚未书写③。虽然现存的摩尼文写本大都是西式书本的装帧形式,也不排除 M556 可能是卷轴装、经折装,乃至单行散页④。

页面分格这一特点也不同寻常。摩尼教写本残片中,另一个有此特点的残片是 MIK III 4967a 的正面。古乐慈提出 MIK III 4967a 在内容和功能上可能与 M556 有一定的相似之处⑤。此观点有一定启发意义,遗憾的是,MIK III 4967a 的正面分格,但并未保留任何文本,内容、功能不详;背面残留一些咏叹诗句(cantillated hymn)⑥,却又没有分格。文书正、背面的内容和功能不可一概而论,因而 MIK III 4967a 与 M556 之间的相似性不宜高估。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M556 在外观上的种种特点虽然与现存的摩尼教西式书本不符,却暗合于东方传统。宗德曼与芮柯在最初对这件文书进行刊布时就指出,配有插图的占卜书来源于东方传统,并将 M556 与传世的中国古代著名的图谶书《推背图》和敦煌所出的汉语—于阗语双语贝叶装纸画 Ch.00217a-c"护诸童子女神"残画进行了关联⑦。但汉语—于阗语双语贝叶装纸画 Ch.00217a-c 的主题是对儿童疾病的治疗,与包含物怪内容的占卜书 M556 相距甚远⑧。

占卜术在汉地由来已久,除传世文献之外,敦煌、吐鲁番都出土了占卜、物怪类文书,其中与 M556 的主题及配图方式比较类似的有敦煌所出的 S.6261+P.2682《白泽精怪图》、P.2683《瑞应图》和 S.3326《气象占》等。《白泽精怪图》左图右文,左侧绘出各种物怪,右侧写有文本解说,图文组合方式与 M556 一致;而《气象占》写卷也采用了类似于 M556 的格状分割的页面布局,上图下文,上方绘出各种云、气之象,下方配以相应的文字说明。与其他带插图的摩尼文写本一样,M556 的图像阅读方向与文本阅读方向呈直角⑨,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种图文组合方式是"左图右文"或"上文下图"。但在图与文紧密联系、互为说明这一点上,M556 与《白泽精怪图》《气象占》毫无二致。

余欣曾将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图"与"文"关系分为三类:一是"图"与作为说明文字的"经"存在于同一载体中的地理图、天文图、仪礼图、神瑞图(瑞应图、物怪图归入此类)、占卜图、医药图六类非佛教图像;二是佛教叙事图像,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叙事文学插图;三是图与文独立存在于不同载体,图与文

---

① Z. Gulácsi, *Manichaean Art in Berlin Collections*. (Corpus Fontium Manichaeorum: Series Archaeologica et Iconographica I). Turnhout 2001, pp. 117-119.

② J. D. BeDuhn apud Z. Gulácsi, *Manichaean Art in Berlin Collections*, p. 236.

③ Z. Gulácsi, *Manichaean Art in Berlin Collections*, p. 126.

④ 宗德曼和芮柯也提出了卷轴装等可能性,见 C. Reck& W. Sundermann, Ein illustrierter mittelpersischer manichäischer Omen-Text aus Turfan, p. 7.

⑤ Z. Gulácsi, *Manichaean Art in Berlin Collections*, pp. 124, 126.

⑥ 咏叹诗句的录文见 J. D. BeDuhn apud Z. Gulácsi, *Manichaean Art in Berlin Collections*, p. 237.

⑦ C. Reck& W. Sundermann, Ein illustrierter mittelpersischer manichäischer Omen-Text aus Turfan, pp. 9-10.

⑧ M. Maggi, A Chinese-Khotanese excerpt from the Mahāsāhasrapramardanī, *La Persia e l'Asia Centrale da Alessandro al X Secolo*, Roma 1996, pp.123-137;陈明:《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1—100 页。

⑨ Z. Gulácsi, Rules of Page Arrangement in Manichaean Illuminated Book Fragments, pp. 295-296.

S.3326《气象占》正面局部①

的内容也不存在直接对应关系,但两者之间又有联系的情况,如六朝文人赋图。M556 应属于上述分类中的第一类,插图与文字互为补充,联系紧密。他指出,《白泽精怪图》一类的带有插图的物怪书,自六朝至唐宋,一直非常流行②。而图文并茂是当时此类书籍常用的一种呈现方式。

二、M556 的文本内容与时代背景

M556 所使用的摩尼文字体属于晚期草体,与摩尼教新波斯语残片的字体类似;语言为中古波斯语,但在语法上表现出新波斯语的影响,呈现出晚期的特点,断代为 9 世纪前后③。M556现存两栏,一栏是对预兆的描述,另一栏是插图,而占辞未存。描述预兆的一栏保留了栏线,栏线外有较大的空白,明显是页边,因而不可能有另外一栏书写占辞部分。若有占辞,则应在插图一栏的另一侧。但两栏文字中间夹一栏插图的安排方式不合通例。更可能的情况是,由于这些预兆指向同类占辞,所以占辞只出现在整个文献的篇首或篇末,而在中间的部分被省略了④。

转写及翻译⑤:

凡例:[ ]完全残损;[..]　2 个字母完全残损;[9-10]残损 9 到 10 个字母

( )　部分残损

(前缺)　　[第九个预兆:]

[nwwm mwrw'h 3-5]　　1 [6-8 'n](dr) š(h)[r]

① 图片来源:http://idp.bl.uk/database/oo_scroll_h.a4d? uid=984679805;recnum=8280;index=1

② 余欣:《文本与图像:从证据到思想》,收于《博望鸣沙——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中国学术史之会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7—24 页。

③ 宗德曼与芮柯对 M556 在字体和语言上所呈现出的晚期特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见 C. Reck& W. Sundermann, Ein illustrierter mittelpersischer manichäischer Omen-Text aus Turfan, pp. 8-10.

④ C. Reck& W. Sundermann, Ein illustrierter mittelpersischer manichäischer Omen-Text aus Turfan, p. 8.

⑤ C. Reck& W. Sundermann, Ein illustrierter mittelpersischer manichäischer Omen-Text aus Turfan, pp. 10-11.

[ ]在国内

2 (’y’)[b ’](n)dr (x)’ng (.)[..]

或者在房子里[ ]

3 (dhw)[m mwr](w)’ẖ (z)[my](g)

第十个预兆是:地

4 jw(m)[byh](yd) ’y’b

动,或者

5 (xwrxš)yd u (m)’ẖ

日和月

6 g(wcyhr) py(mw)cyd

被天龙缠绕

7 y’zd(hw)m m(wr)w(’)ẖ

第十一个预兆是:

8 k’ (’c) srgyn j’mg

当一件丝绸的长袍

9 (pdngyn š)wyd.. [.].

变脏

10 dw’zdhwm mwrw’ k’

第十二个预兆是:当

11 ’nwdg mwrw ‘y dštyg

外来的平原的鸟

12 ’y’b zr(hy)g pyšyy

或者海鸟

13 rwyy nšyy’d.. ..

在面前栖息

14 syzdhwm mwrw’(ẖ)

第十三个预兆是:

15 k’ (c)r’ẖ ’bywh’n

当一盏灯无缘无故地

16 (.....)ryth’ ‘zrwyd

[ ]熄灭

17 [ch’rdhw]m mwrw’

[第十四]个预兆是

(后缺)

概以观之,M556 保留了地占、日月占、物怪等类目的四个预兆。笔者将第一个预兆译为“地动,或者日和月被天龙缠绕”。原文的表述 gwcyhr pymwcyd 耐人寻味。动词 pymwcyd 直译为“穿上(衣物)”,而被“穿”的对象 gwcyhr,是伊朗天文学中虚拟的一条“天龙”。其理论认为此“天龙”为蚀神,会导致日食、月食。而所谓的“日和月被天龙缠绕”,实际就是日食、月食①。接下来的三个预兆分别为:“当一件丝绸的长袍变脏”,“当外来的平原的鸟或者海鸟在面前栖息”和“当一盏灯无缘无故地熄灭”。如前所述,M556 的占辞部分极有可能被省略了,因而这些预兆之间应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M556 上的第一个预兆为地动及日、月食。地占及日月占历来是中国本土占卜的重要门类,以唐代占卜类书《开元占经》为例,其中第四卷为“地占”,日月占的内容则有十三卷之多②。《开元占经》卷四“地动”征《河图》《洛书》《运斗枢》等谶纬之书,引京房之说,指出这种异象可能预示的情况有臣下谋上、后族专权、兵丧民饥等③。其中,卷九载“日与月俱蚀”预示“亡国”④。据《开元占经》卷九、卷十及卷十七中所收录的大量与日、月食相关的占辞,日、月食往往是一种国家军政层面的“大凶之兆”。

从出土文献来看,民间流传的涉及日、月食及地动的占辞还有《宿曜经》一类的佛教文献衍生而来的实用文本。不空所译《宿曜经》中收录的七曜占,预测了日月食、地动与七曜直日同时出现时,农业、兵事及不同身份之人的灾厄⑤。余欣认为,从其经文总体分析,当系杂糅伊朗—印度—中国占书而成,主体仍是西方占星术,中国因素不应过于夸大。而敦煌文书 P.3081《推七曜日吉凶法》、P.2693《七曜历

① “天龙”在琐罗亚斯德教天文学中的解释,参见 D. N. MacKenzie, Zoroastrian Astrology in the *Bundahiš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27(3), 1964, pp. 515-516.

② 正如余欣以“五星占”为切入点,观察《开元占经》中所收占辞而得出的结论那样,《开元占经》虽为印度天文学家瞿昙悉达所编,其占验的思想和技术所秉承的仍是“中土的传统”,见氏撰《唐宋之际“五星占”的变迁:以敦煌文献所见辰星占辞为例》,《史林》2011 年第 5 期,第 73 页。

③ 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北京:中国书店 1989 年影印版,第 31—33 页。

④ 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第 85 页。

⑤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21 册,第 398—399 页。

日》在《宿曜经》中诸日行事宜忌的基本框架下,改编、丰富了占辞内容,将其细化到民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①。P.2693《七曜历日》将《宿曜经》中日月食、地动的占辞进行了改编,如“嘀日”(辰星)条,作“如日月被蚀及地动,若逢阵敌,宜着碧衣、碧璎拂,吉。”②此类占辞反映出兵乱对中古时期西北地区的民众社会生活影响程度之深。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文书是与 M556 具有相近的时空背景的吐鲁番文书《廿八宿日占日月蚀、地动法》(高昌残影 331 号甲、乙+Ch1830)。此文书将二十八宿与“日月食—地动占”结合起来,基本架构与《宿曜经》相仿。藤枝晃将其判断为历书,并根据字体断代为 8 世纪下半叶以降③。西胁常记、宇野顺治和古泉圆顺均将此文书判定为占卜书,将其与《宿曜经》《摩登伽经》及其他相关佛经进行了综合的比较分析④。西胁常记指出,《宿曜经》《摩登伽经》的翻译过程并非直译,而是出身于印度或中亚的僧人基于他们的印度星占知识再创作而成,这是此类包含星占内容的汉文佛经生成的一种普遍情况,不仅适用于伪经,也适用于一些真经⑤。换句话说,上述文献中虽然有一些同类要素,却呈现出不同的组合,正是那个时空背景下此类文献的生成方式所造成的。另一方面,民众日常生活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了占卜文献的生成和发展,吐鲁番、敦煌所出的具注历中含有不少取材于星占、杂占文献的内容。占卜的专业知识通过具注历的流行与传播成为民间的“常识”。

M556 上的第二个预兆为“当一件丝绸的长袍变脏”,与前一个预兆相比,这个预兆所关注的对象不再是日月、天地这些宏大的自然存在,而将目光转向了家居生活。《天地瑞祥志》载“人衣忽臭,贼且来,勿服”⑥;《开元占经》卷一一四“衣服汗血、衣服自亡、衣服有光、衣自出匣”条引《兵书》,称“将军衣无故自汗血,臣下欲杀之”⑦;《白泽精怪图》载“血污人衣帔,女子怀身堕伤,男子惊兵,卖之,勿服。”⑧综合这三条占辞可知,衣服变脏所预示的情况很可能与他人的武力威胁所带来的人身伤害有关。

第三个预兆为“当外来的平原的鸟或者海鸟在面前栖息”。文本对应的插图所描绘的是室内场景。画面中有两只雀鸟,一只体型较小,停在房梁上,短喙、短尾;另一只体型较大,停在窗框上,有长喙及发达的羽冠和尾羽。

《开元占经》卷一一六“雀巢木及穴地,雀不见及客雀来”条引《地镜》曰:“客雀从他所来,岁中谷贵,民移徙。”⑨可见外来之鸟与饥荒、动乱有关。而根据《天地瑞祥志》中的记载,鸥之类的海鸟所预示

① 余欣:《唐宋之际“五星占”的变迁:以敦煌文献所见辰星占辞为例》,《博望鸣沙——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中国学术史之会通》,第 75—78 页。

② 余欣:《唐宋之际“五星占”的变迁:以敦煌文献所见辰星占辞为例》,《博望鸣沙——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中国学术史之会通》,第 77 页。

③ 藤枝晃:《高昌残影:出口常順蔵トルファン出土仏典断片図録》,京都:法藏馆 1978 年版,图版 LVII;藤枝晃:《トルファン出土仏典の研究:高昌残影釈録》,京都:法藏馆 2005 年版,第 202—203 页。

④ 西胁常记:《ドイツ將來のトルファン漢語文書》,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 2002 年版,第 140—165 页;宇野顺治、古泉圆顺:《復元-トルファン出土<二十八(七)宿占星書>》,《佛教文化研究所紀要》43,2004 年,第 44—63 页;T. Nishiwaki, A Divination Text Regarding Solar Eclipses, Lunar Eclipses and Earthquakes Based on the Correlation with Days in the Twenty Eight Lunar Mansions, in *Turfan Revisited-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 pp. 240-248.

⑤ T. Nishiwaki, A Divination Text Regarding Solar Eclipses, Lunar Eclipses and Earthquakes Based on the Correlation with Days in the Twenty Eight Lunar Mansions, p. 245.

⑥ 萨守真:《天地瑞祥志》,高柯立:《稀见唐代天文史料三种》卷下,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20 页。

⑦ 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第 802 页。

⑧ 游自勇:《敦煌本〈白泽精怪图〉校录——〈白泽精怪图〉研究之一》,《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12 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37 页。

⑨ 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第 809 页。

的情况往往是臣下作乱①。另一方面,吐鲁番洋海墓地曾出土过一件阚氏高昌时代的《易杂占》,其中一条占辞作“离化为震,家当有飞鸟入家鸣,忧父母,冢壕动”②;余欣和陈昊指出,敦煌文献所存皆属《鸟鸣占》类,仅以鸟雀入室而不涉及鸣叫为占的,唯《白泽精怪图》所载的一种名叫“神行”的异鸟③,其文作“雌雉无故入家者,名曰神行,家必有暴死者,急去,勿留居舍里。”④从插图为室内场景来看,M556上的这条鸟占的占辞指向家居生活的可能性更大。

第四个预兆“当一盏灯无缘无故地熄灭”见于元代类书《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丙集》中收录的《百怪断经》之“占灯花经”,其文作“灯无故自灭,主有丧服”⑤。“占灯”之法的具体内容不见于现存的中古时期汉语文本中⑥,仅德藏文书 Ch1634 残存“占灯吉凶法”的名目⑦。而本件出土于吐鲁番的摩尼文中古波斯语占卜书中所保留的占灯条目提供了这种占法最早的文本证据。

三、结　论

占辞是占卜技术理路的核心所在,关注对象的差异,导致了解释模式的不同。军国之占是“政治化的历史意识的产物”;而民间之占则以个人为指向,政治意味淡薄而个人意识浓烈⑧。M556 占辞的缺失为进一步的探讨构成了阻碍,但摩尼文鲜明地标志了 M556 摩尼教的宗教属性,而 M556 上的后三个预兆体现出较强的“民间性”,暗示摩尼教团主动在吐鲁番民间的信仰实践中进行渗透。

The Eastern Tradition in a Manichaean Divination Fragment: Turfan Middle Persian Text M556 Revisited

Hu Xiaod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mong the Manichaean Middle Iranian texts unearthed in Turfan (吐鲁番), there are only a few texts concerning magical power. Most of them are texts in Middle Persian concerning incantation. And one unique fragment distinguishes itself from the others in both outward appearance and content, i. e. the fragmented Manichaean divination text M556 written in Middle Persian with illustrations. It reflects how Manichaeism learned and absorbed from the Eastern tradition of magical power in the process of its spreading to the East.

Key words: Turfan manuscript(吐鲁番文书), Dunhuang manuscript(敦煌文书), Manichaeism(摩尼教), divination

(责任编辑　管　琴)

---

① 萨守真:《天地瑞祥志》,第 381 页。

② 余欣、陈昊:《吐鲁番洋海出土高昌早期写本〈易杂占〉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10 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6 页。

③ 余欣、陈昊:《吐鲁番洋海出土高昌早期写本〈易杂占〉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10 卷,第 66 页。

④ 游自勇:《敦煌本〈白泽精怪图〉校录——〈白泽精怪图〉研究之一》,《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12 卷,第 434 页。

⑤ 佚名:《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丙集》,《续修四库全书》第 1184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22—424 页。

⑥ 游自勇:《敦煌写本〈百怪图〉补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6 期,第 84 页。

⑦ 荣新江:《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华学》3,北京: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17 页。T. Nishiwaki, *Chinesische und manjurische Handschriften und seltene Drucke. 3: Chinesische Texte vermischten Inhalts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Stuttgart 2001, p. 95.

⑧ 余欣:《物怪易占:阚氏高昌王国的卜筮与经学》,收于《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8 页。